

忆母亲
■高密 曹午峻

针脚细密 依旧扎紧北风口
夜长不及灯盏
我仍在双翅膝下

在曹根上读时光
每个时辰都悄然抵达
母亲及早给我指认了南坡北地 东岭西洼
柴草 野菜从此全金黄

偏旁安顿 唇齿咏唱
母亲不吝提高灯火
发出朴素褒奖
三更月明五更鸡鸣记她的身影
清晨 一些细碎落在衣角 书包与兔毛鞋套

幸福在苦难中发酵
蕃田 辣椒在她指尖蝶变
一窝小鸡 侍弄一群鬼崽
我与它们都是她的儿女

叹息常深入骨子
雨屋大娘又饥荒了
西邻大伯久卧不起
一碗米 她总分出半碗

冬季适合温酒
适合一叠低低格飞
这让我轻易就能找到她雪地里扫出的脚窝
更让我相信她只是睡着了或出了远门
我甘愿她耳聩铃

母亲
■张店 杨玉勇

时光晃了
母亲老了
打开门
暖,飘向天涯

母亲是家
她用慈爱
让我们自己去飞

岁月忧伤
历经风雨磨磨
看见母亲身影在影子后面
掩埋了多少苦难和欢笑

多少年来
无论岁月怎样沧桑,绽放
有一种呼唤:
母亲是我们的家



她每天睡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打一个电话。
天冷的时候,电话里,她跟母亲说,穿上那件厚实的新棉袄,暖和。天热的时候,他跟母亲说,穿上那件洗干净的上衣。电话那头的母亲已经八十四岁,耳朵还灵,听到她的声音以后,总是回答,好的,你放心吧。

时间长了,母亲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听到她的声音才会安心。如果六点还没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老太太会给女儿打过

母亲喜欢笑,母亲一笑起来,就好像闻到了春天繁花的清香。
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但是,每年春节,母亲都会给我们姊妹几个做一身新衣服,从头到脚一团簇新,喜气洋洋的。

那个年代,在农村,一年四季都不得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地里的活,家里的活都排着队等在那里呢。到了农闲时,母亲就把平时积攒的那些破布条、旧衣服找出来,洗净晾干,打一小块家糊,然后一层一层粘在一张宽木板上,做成格布,晾干后纳鞋底,给我们做新鞋子。母亲做的鞋子鞋底厚实,走路舒服一点不伤脚。

有好些年,父亲赶大车外出拉货养家,每天早出晚归。母亲体谅父亲的辛苦,扛起家里所有她能做得来的活计,洗衣做饭、饲养家畜、勤穿稼穡,照顾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父亲出门前,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她从厨房拿出那双高筒的鞋子,动作利落利落地在大门外的板车上。白天,母亲用大镢刀切好一捆干草,拌入少许玉米面,各足夜间和翌日的牲口草料。晚上,母亲做好饭,我们一起等候父亲回来。

天完全黑透了,父亲才回家来。当得起的蹄声在乡村土路上扬起,由远而近,父亲就回来了。有时,饭菜凉了,我们到门外张望数次,踮脚踮脚的蹄声才温暖又愉快地响起来。母亲总是忙忙碌碌,这会儿,她在晃悠悠的灯影里做针线活,我们像只只小雀儿围在她身边,她讲故事给我们听,是很老的故事,我想一定是姥姥讲给她听的。有时,母亲告诉我们一些她小时候的趣事,我们就有些不善言笑的起来。她也跟着笑,母亲不喜言谈,但母亲喜欢笑,不笑不说话,即便是在那些艰难和苦累的日子里。母亲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母亲从来不曾打骂过我们,也不曾黑下脸来凶过我们,我们也有调皮,各种不听话,她从不曾打过,也不曾训斥不成器地严厉训斥。只是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和风细雨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温和可亲一如平常。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去住千里外的江南读书,四年来,母亲没有一次说过她想我的话。假期回家的第二天,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父亲和母亲唤我来的时候不再用乳名了,而是改用了中规中矩的称呼——大名去掉了,跟父亲写给我的家书格式一样。

当我的孩子也长大成人,去往遥远的异地求学,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理解了母亲不言不语背后的波涛汹涌。那个年代,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模式大多是含蓄内敛的,“行行不言,默默成事。”母亲一定是挂念我的,牵肠挂肚,但她不说给我听。也许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她月光亮说了,跟星星说了,跟任何不会泄露她秘密的事物说过了。

上了年纪的母亲,突然地脾气起来了。有时,我们想陪她去买新衣服,她就

去,不遑就反反复复的按手机的号码键。
距离娘家十多公里,她取钱的时候就骑电动车去看望母亲。买点吃的用的,把母亲的脏衣服打包带回家,用洗衣机洗干净晾干后再送好送回来。

但老太太似乎不买她的账,总是穿着脏衣服上街,有些人就躲着老太太。她在电话里反反复复,穿上干净的衣服再上街,不要遭人嫌弃。但老太太似乎屡教不改。她就不厌其烦地打电话。
终于有一天,老母亲说了真话,最怕的是孤独。

她开始每天晚上九点给母亲再打一个电话,问一问老太太一天的生活。老太太又逐渐习惯了晚九点的电话。如果她有事忘了打电话,老太太会给她打,打不通就反复按手机号码键。

正常的时候,一天早晚两个电话就想正常过去了。
不正常的时候,就是她给母亲打电话

陪母亲说说话

■临淄 王秀玲



老母亲 ■王永潮绘

母亲节专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0015 邮发代号23-330
淄博新闻中心电话:0533-7770016 3592218 投稿:www.wenxueyun.com

啪嗒一声拉开衣服,一件一件如数家珍地指给我们看:“你看,我有多少衣服啊,这件红羽绒服是你买给我的,没穿几天呢,这件羽绒毛衣,是你妹妹买给我的,还没穿,这件毛呢外套,是我前几天跟你妹子们逛街买的,还有啊,这件毛衣,这条裤子,这双鞋……”那一刻,母亲就像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啊,炫耀着她的良田千顷、家财万贯。
然而,母亲送我下楼时,在楼梯上,突然有些伤感地说:“以前多好啊,你们小,每天放学一进门就满屋子喊:‘娘!娘!’每天都能看见你们,现在你们那大了,成了家,不像小时候那样了,有空就回来看看,回来就好,也不用买什么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你们啥也不缺。”母亲的这一番话,少有的煽情,我的眼前瞬间模糊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得多起来。我回家时,我们就坐在布艺沙发上,电视开着,音量调到最低,我们俩说话,聊天。很多时候,是母亲娓娓而说,我靠近母亲坐着。母亲有很多话要给我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盛不

下了,争先恐后地就奔涌而出。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本村的,邻村的;亲眼所见的,道听途说的……说不尽的故事,道不完的生活。有一次,母亲送我到楼下,一件事情还没有讲清楚到结尾,我们就索性站在车边,一个意味未尽地说,一个兴致盎然地听,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有一段时期,我心绪郁闷。每次在母亲身边坐上一生,听母亲说会话,或者沿着那条南北路走一个来回,一个小时,有没有笑,路上,不时会遇到同村的人,母亲笑着跟他们互相打个招呼,我们再继续往前走,说着永远说不完的话,就这样,那些不知所起起的烦恼,在有母亲陪伴的说说笑笑间,悄然消融不见了。

我常常想,也许不是我陪伴了母亲,而是,母亲一直在保护我和力量。就像现在,我赋闲靠在母亲身上,猫一样的,母亲又笑了,母亲一笑,我就闻到了春天繁花的清香。

母亲

■临淄 齐汉

总是为母亲担心。
春天,她看到年轻人在旷野中放风筝。风筝在空中飞舞,年轻人不断改变着姿势,调整手中的线。
她在想,她和母亲,真像放风筝。小时候,母亲是放风筝的人,她是风筝。母亲不断地调整手中的线,怕她跌落地上,也怕她挣脱线,飞得看不见踪影。

母亲总是唠叨,怕她在外面吃亏,怕她远嫁。现在,她人到中年,似乎她又成了放风筝的人,而母亲成了风筝。她不断调整手中的线,怕母亲有什么闪失,怕母亲挣脱线飞向另一个世界。
她想到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想一想自己,忽然心生发出一种为子女人的负疚感。但现实却不容许她停下工作,照顾母亲。
她长叹一口气,伸出舌头,开始数算还有几年能够退休。也许只有退休以后,才能不像现在这样,她在电话那头,母亲在电话那头。

儿子的生日娘苦日

■张店 国承新

儿子的生日娘苦日,
看似俗话却真实。
不是母亲大命快,
哪有儿子来问世?

可怜母亲命大苦,
拿着贫穷当饭吃。
不是东家与西借,
便是泪水泡时日。

穷病仍穿平时衣,
一张床供两安眠。
终生难忘那情景,
每每想起泪涟涟。

暑假夏令生日,
又怀念母亲时。
阴阳相隔难相见,
唯能写信报恩诗。

喊一声娘

■临淄 齐汉

小时候
受了委屈
喊一声娘
泪花飞出眼眶
娘的怀抱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避风港
上学后
回家喊一声娘
桌上盛的总有热腾腾汤
温暖饥饿的胃肠
走出故乡去闯荡
喊一声娘
心头就放下
娘站在村口依依不舍的目光
人到中年
每天回到家
喊一声娘
幸福在心中荡漾
娘啊
我的生命里
有你的血脉流淌
在我的菜篮里
有你的勤劳善良
在我的臂膀里
洋溢着你的不屈和坚强

母亲的菜园

■博山 曹伦彪

1
小时候
菜地里种的菜
都是来自
母亲的菜园
2
春天的菠菜
夏天的西红柿
秋天的洋葱
冬天的大白菜

母亲像是魔法师
总是能够在她的菜地里
一年四季
变换着
不一样的蔬菜
供我们全家人享用

3
小时候
我是母亲的跟屁虫
她走到哪里
我走到哪里

记忆中最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都和菜地有关
母亲在菜地里挖土翻地
我不时看到地里挖出来的蚯蚓
我就趁她刚去钓鱼

母亲有时候摘菜园里红彤彤的西红柿
为我解渴

甚至有时候
我玩着玩着
累了
在某地旁边的草堆上
睡着了

母亲轻轻地把我抱起
回家